



卷五十一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五十一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年。晉烈公止十七年。齊康公貸二年。楚

聲王五年。燕閔公二十一年。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六年。韓景侯虔六年。皆始為侯。統舊國五

新大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士。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534

五

0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海圖書館藏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

起戊子唐懿宗咸通九年盡甲辰唐僖宗中和四年五月凡十六年有奇

九年夏六月以李師望為定邊節度使師望上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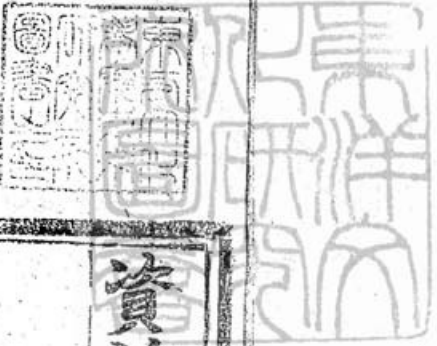
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焉州以邛州為理所詔以師望充節度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焉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秋七月桂

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冬十月陷宿徐州

囚觀察使崔彥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

兵討之十二月賊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

戊



安南。教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育。推糧料判官龐勳為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八月。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至湖南。監軍誘之。使悉輸其甲兵。功謀曰。吾輩罪大。朝廷見赦。慮緣道攻劫耳。若至徐州。必難臨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衆二千。入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押牙李湘曰。一歸勢必爲亂。雖無殺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以塞其前。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縱之度淮。爲患必大。綯素懦怯。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朝廷屢教崔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諭以救意。道路相望。勳至徐城。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

聞已有密教下本軍。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衆皆呼躍稱善。遂於遠中申狀乞停尹戡等職任。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曰。戍卒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乃命鄆州出兵數千。密將三千人討勳。戒以毋傷教使。仍命宿泗欲俟賊入館乃擊之。賊謂知之。夜遁。官軍引還。賊至符離。宿州戍卒出戰。望風奔潰。賊遠攻城。陷之。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勒兵乘城。勳自擣兵馬。留後官軍至。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掠城中。大無以戴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明旦官軍乃擊。賊與追之。士卒皆木食。比追及。已飢乏。賊陳隄外。伏舟夾攻之。官軍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得還者。賊知彭城無備。還趣彭城。彥曾始選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

怒曰。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至。城陷。因
使草表求節。賊庭詰請。還家。草之明日來曰。昨日欲一
見。妻子耳。今謹來就死。勳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與死
邪。靡勳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
以才略自負。為勳草表。略曰。臣之軍。乃漢室與王之。每
頃。因節度使刑賞失中。遂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奪
一軍。或死或流。冤橫無數。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
聖意。復賜旌節。不然。揮戈與戰。詣闕非遲。勳遣其將劉
行及屯濠州。李圓屯泗州。梁丕屯宿州。要言縣鎮悉歸
完。戍守。遠近羣盜皆信。道歸之行。及引兵至渦口。濠州
刺史盧望。回開門迎之。泗州刺史杜愔。完守備以待賊。
李圓至。攻之不克。初。李雲京之孫。諱寓。居廣陵。喜任俠。
年五十。不仕。與愔有舊。聞勳作亂。詣泗州勸愔避之。愔
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吾不為也。誓與將士
共死。此城。諱曰。公能如是。僕當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

其家訣。復如泗州。時勳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皆斷
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由是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
破魚臺等縣。詔以康承訓為行營都招討使。王晏權戴
可師為南北面招討使。大發諸道兵以隸之。承訓奏乞
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帥以自隨。詔許之。勳以李圓
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攻。晝夜不息。時敕使郭
厚本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彊。不敢
進。辛。謹夜乘小舟潛度。說厚本不聽。而還。賊益急。謹
復往說。厚本乃許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
暇敵人。謹拔劍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諱乃回。泗州
勳以進擊賊。賊敗走。勳遣其將劉信將精兵數千人助
迥。劉行及遣將王弘立引兵會之。十二月。陷都梁城。據
淮口。漕驛路絕。承訓軍新興。兵纔萬人。以眾寡不敵。還
屯宋州。勳乃分遣其將南冠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
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刺史

崔雍引賊入城。賊遂大掠泗州。援絕糧盡。謹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破賊水寨而出。明日賊以五千追之。謹方鬪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揚州。見今都。轉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帥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恃勝不設備。王弘立引兵數萬奄至。縱擊官軍。大敗。可帥及監軍皆死。弘立謂無敵於天下。詐露布。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益自驕。日事遊宴。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勦始懼。應募者益少。勦乃驅人為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由是境內之民不聊生矣。晏權兵數退。劔朝廷以曹翔代之。謹以浙西軍至楚州。賊水陸布兵。鏖斷淮流。謹募敢死士數千人。先以四舟乘風直進。死戰。斧斷其鏢。帥眾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胡氏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曹失信。

而已。彥曹所以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欽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以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公

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為資送。賜第宏。戶皆飾以雜寶。并攔藥。曰亦以金銀為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二日。流楊叔於驩州。尋賜死。初尚書右丞

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康承訓。文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叔竟以賄敗。康承訓文

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康承訓將諸道兵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

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賊寇海州。官軍戍海州者。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服其驍勇。承訓數與賊戰。賊之王弘立。自矜。在淮口之捷。獨將三萬人。夜襲鹿塘寨。擊明圖之。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賊遂大敗。官軍虜之。溺死者不可勝紀。自鹿塘至襄城。伏屍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走。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夏四月。龐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

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軍戰。大敗。承

訓進與賊將姚周戰。一月數十合。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周奔宿州。守將梁丕斬之。勛聞之大懼。議自將出戰。周重曰。如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

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死力戰。殺崔彥曾。以絕人望。勛以為然。殺彥曾。庭皓等。選丁壯得三萬人。給以精兵。許信等推勛為天冊將軍。勛以父舉直為大司馬。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勛夜至。豐擊魏博軍。敗之。諸軍宵潰。勛約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乘勝攻柳子。康承訓設伏以待之。賊兵先至者。遇伏。敗走。勛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賊狼狽自相蹈藉。死者數萬人。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弘立。泗州圍

解幸。謹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潤。賊夾岸

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帥眾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又托過。自卯下。以槍搗火牛焚之。賊遂潰走。官軍乃得入城。馬舉將

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歛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衆大敗。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

崔芑。芑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芑。芑指庭前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芑走。渴

飲之。民以徐商罷。以劉瞻同平章事。○秋八月。

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兵進平徐州。七月。康

陳渙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

諸寨成。兵多相帥。保據山林。有陳全裕者為之帥。凡叛

將朱致亦以蕪沛降於曹翔。承訓乘勝進抵宿州。初。龐

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

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

十人謀歸國。衆多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

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

四遠未知。請詐為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

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皆

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明日積薪數

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

斬其守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圍之。論城上人



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柰何為賊。城守若尚

狐疑。須臾之間。同為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

將而冬十月馬舉克濠州○以張玄稔為驍衛

大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杜愔為義成節

度使宋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

昌幸謹為亳州刺史謹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

功非杜愔也流陳蟠叟於愛州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

至德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成一家可贍軍二年上

南詔入寇十二月陷嘉黎雅州初南詔遣使來謝

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師望貪殘

尤甚蠻寇未至而定邊已困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

入寇陷捷為及嘉州實滂自將拒之大渡河驃信詐遣

勒平官數人來約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棹爭慶諸將

慶復將兵赴援

十一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貶康承訓為恩

州司馬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勳特逗二月南

詔進攻成都西川民間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

備選將校分職事造器備嚴警邏募驍勇之士厚給糧

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

也可不勉乎於是使之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

實庚



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進軍定邊北境。耽遣使致書其用事之臣。問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乃告急於朝廷。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急。詔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蠻亦以耽待之恭。為之盤桓。由是成都守備粗完。蠻進陷雙流。抵成都時。興元鳳翔援兵已至。漢州會寶滂奔漢州。自以失地。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至。輒說之曰。蠻衆多於官軍數十倍。未易遽前。諸將皆疑不進。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鉤縲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驥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為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時支詳遣使與蠻約和。蠻遣使迎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以和使不至。復攻城。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皋招南詔以破吐蕃。以蠻無甲弩。使匠往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朝廷賤

寶滂。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為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節制。蠻分兵拒之。大為所敗。會將軍宋威繼至。又敗蠻軍。遂進軍距成都二十里。蠻數遣使請和。城中依違答之。蠻復急攻。會威軍至城下。與戰。遂夜遁去。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威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慶復懼威奪其軍。勸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水狼狽。造橋三日。乃得過。蜀人甚恨之。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壘城。穿壘引水。滿之。植鹿角以分管鋪。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西川牙將三月。曹確罷。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五月。光

州民逐刺史李弱翁

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寘

諸典刑。四年。羣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六月。復置徐



州觀察使統三州

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為羣盜。上令百官議處置之。賈太子少

傅李膠等曰：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頽凶。蓋由統

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

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

成披猖，惟泗州歸因攻守，結釁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

便。請復爲觀察使。秋八月，同昌公主卒。同昌公主薨，

統徐濠宿三州。殺醫官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繫獄。宰相劉瞻

召諫，官言之莫敢進。乃自奏曰：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

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梳繫

老幼，物議沸騰。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

諂，上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

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魏博逐其節度使何全

皞，推大將韓君

九月，貶劉瞻爲驩州司戶。溫璋爲

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仰藥卒。韋保

衡又與路巖共譖劉瞻。云與醫官通謀殺毒藥。貶康州

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

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葬文懿公主。服玩每物皆百二十

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夏

雜實爲首飾，絕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復以徐州爲感化軍。○十二月，以李國昌爲振

長安萬里，再貶之。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

十道圖，以驩州去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復以徐州爲感化軍。○十二月，以李國昌爲振

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葬文懿公主。服玩每物皆百二十

十餘里。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舞者數百人。以夏

雜實爲首飾，絕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

復以徐州爲感化軍。○十二月，以李國昌爲振

長安萬里，再貶之。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也。坐貶梧州刺史。巖素與瞻論議不協，既貶，猶不快。閱

十道圖，以驩州去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

復以徐州爲感化軍。○十二月，以李國昌爲振

辰壬

月路巖罷

巖與韋保衡素相表裏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巖於上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巖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

錢能曰尋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巖甚慙

月帝幸安國寺

賜沈檀講坐二各冬十月以劉鄩

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仲卒

允仲鎮幽州二

十三年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得疾請委軍二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病甚表納旌節而薨

月于琮罷以趙隱同平章事○夏四月以張

公素為平盧留後

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為幽州人所服張允仲薨公素帥州兵乘

奔喪張簡會懼奔京師詔以公素為留後五月殺國子司業韋殷裕

子國司業諸閹門告郭淑妃弟陰事上怒杖殺之閹門使亦坐受狀奪紫配陵胡氏曰懿宗淫刑人能議之殷裕出

位而言非所貶于琮為韶州刺史

于琮為韋保衡所譖貶官琮妻

宜得無罪乎廣德公主之妹也與琮皆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

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

無不如禮內外稱之察使

韋保衡嚴恐其不放上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是問保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

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

隋甘州餘州亦為美胡所據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上

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

佛骨尋吳鳳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及至京師

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降樓膜拜流涕霑臆迎入六月

禁中宰相已下競施金帛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六月

王鐸罷其時章保衡挾恩弄權鐸薄秋七月帝崩普

王儼即位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上少子

太子即位時年十二是為僖宗胡氏曰韋保衡劉勣趙

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終始蓋出次策與兩中尉公議

之曰改事不脩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

禍實亦南此司交有所賴必欲贊私立少若涉淵水東

濟難矣宦官中豈無忠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

而宴安寵祿了不預知至使僖宗踰越四危蠢然尸位

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八月關東河南大水○

相者其艱隱保衡之謂邪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刺史尋賜死○冬十月

以蕭倣同平章事○十一月貶路巖為新州刺

史巖喜聲色遊宴在西川委政於親吏邊威郭籌軍中不安坐貶

僖宗皇帝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翰林學

士盧攜

身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抵若秋冬培溉

則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故待盡溝

壑其獨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甚急動加播

於府庫也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一

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教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

行賜路巖死巖之為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至

是自惟其禍所死之處。乃揚叔之榻也。邊咸郭等皆伏誅。巖自淮南崔鉉幕府入為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也。鉉聞之曰。路巖

已入翰林。如何得老。果如其言。二月葬簡陵。趙隱

罷。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以劉瞻同

平章事。秋八月卒。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還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

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至是鄴懼。延瞻置酒。瞻歸而薨。人以為鄴鴆之也。

胡氏曰。劉瞻之死。其猶費禕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鄴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歟。劉鄴與韋路為黨。瞻論其罪惡而願戮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飲其酒以陷不測。與立乎巖

皆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難以言盡其道而

矣。以崔彥昭同平章事。冬十月劉鄴罷。以鄭

暉盧攜同平章事。十一月羣臣上尊號。魏

博節度使韓允中卒。允中韓雄賜名也。南詔寇西

川。陷黎州。入邛崃關。南詔作浮梁。濟大渡河。防河兵馬使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寶

敗走。斷其浮梁。寶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濟襲破諸城。搆夾攻。景復景復陽

敗走。而設三伏以待之。寶兵大敗。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復寇大渡河。與景復戰。連日獲兵

不至。景復軍遂潰。寶乘勝陷黎州。入邛崃關。攻非州。成

都驚擾。大為守備。驛信遺節度使牛勣書云。欲入見天子。而訴冤抑。今假道貴府。留止數日。叢素儒怯。欲許之。揚慶復以為不可。斬使者。留二人遣還。授以書詈辱之。

蠻兵遣使冊回鵠可汗。回鵠屢求冊命。遣冊左使吐谷渾。温末所敗。逃遁。濮州人王仙芝作亂。宋以不知所之。宗嘗乃還。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王仙芝聚眾數千人。起於長垣。

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駢至劔州。先遣使開

成都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稀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積城中。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眾。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叩。大渡河諸城柵。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駢召

黃景復責以失守。斬之。先是南詔督奕屢牒中書。辭語怨望。中書不答。盧攜以為如此。則蠻益驕。宜數其罪責之。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以田令孜為中尉。為普

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

書。多巧數。納賄除官。不復闕白。每見。常自備果食。與上對飲。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

孜說上籍兩市商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胡氏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

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以。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其所立。故其

衰也。猶以小人取敗。况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源也。若信

宗者。又

夏四月。西川軍亂。討平之。

初。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

突將以禦變兵。高駢至。悉罷之。突將作亂。大謀突入府。廷駢走匿。廁間。監軍遣人招諭。許復職。名廩給。乃肯還。營駢使人夜圍其家。浙西鎮遏使王郢作亂。陷蘇州。浙西鎮遏使王郢等有戰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遂劫庫兵作亂。收衆萬人。攻陷蘇常。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五月。蕭傲卒。六月。以

李蔚同平章事。○王仙芝陷濮曹州。寇句人黃

巢聚衆應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曹州。天平

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與仙芝共。私鹽。至是聚衆應之。攻剽州縣。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范氏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

李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剝削。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秋七月。大蝗。飛蝗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食稼。皆抱荆棘而死。宰相以下皆

賀。冬。十月。貶董禹爲郴州司馬。左補闕董禹。諫上。帝以夷之。邠寧節度使李佩。奏爲假父求。贈官。禹上。蹄論之。語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訴於上。遂坐貶。十

二月。以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王仙芝寇浙。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分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天平軍

張晏等救沂州。還開比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宣。謀。趣府。都將張思泰出城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無

中兩

得窮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

盜○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夏五

月。以李可舉為廬龍節度使初可舉父茂勳逐張公素而代之至是致

仕。請以軍授可舉六月。雄州地震。裂水涌出壞州城及公私廬舍皆盡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大破之宋威擊王仙芝

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妻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百官皆

入賀。居二日。州縣樂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

復發之。士皆忿怨思亂。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仙

芝○九月朔。日食○王仙芝陷汝州。又陷陽武

攻鄭州。冬。十月。攻唐鄧○高駢築成都羅城駢高

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先規度。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

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取

土皆剗立埕平之。無得為坎塹。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

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畢。役之始作也。

駢恐南詔揚聲入寇。以驚役者。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

南詔。說諭驃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聲言欲巡邊。蠻中喘

恐。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警。先是西川遣使至南詔。驃

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鄭畋上言自沂州奏

用其言。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病。殊無進討之意。

曾元裕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食將

官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為行

其言以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王仙芝攻蘄州以書與刺史裴

遲約歛兵不戰渥許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

牙仙芝甚喜黃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

其衆譴諱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郢陷明台州○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郢州○南詔酋龍死子法立請和許

之首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中亦弊酋龍卒謹景莊皇帝子法立好畋獵酣

飲委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請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

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數軍餘減六七 閏月王郢衆降郢走明州

敗死王郢橫行浙西節度使裴瓌嚴兵設備不與之戰密招其黨降之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

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郢收餘衆至明州鎮遏使劉巨容射殺之餘黨皆平 三月黃巢陷

沂州○夏四月朔日食○賊帥柳彥璋掠江西

○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賊圍宋威於宋州將軍張自勉將忠

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

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鹽

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象州司戶承顏

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冬十一月。王仙芝

遣尚君長請降。宋威執之以獻。斬之。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

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宋威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實降。詔御史鞠之。竟

不能明。遂斬於狗脊嶺。

黃巢陷濮州。

○江州刺史劉乘仁斬

柳彥璋。

乘仁乘驛之官。單舟入賊水寨。出迎降。乘仁斬之而散其衆。

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荆南。

王仙芝寇荆南。節度使楊知溫不設備。賊

陷羅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

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

仙芝於申州。詔以爲招討使。張自勉副之。

先是鄭畷

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畷不勝。退上奏曰。自王

仙芝。倣擾。崔安潛。首請討之。賊不敢犯其境。又以兵授

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罷自

勉。而以所將兵七千人。隸宋威。威復奏加誣毀。若勅寇

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

將之。守衛其境。盧攜不以爲然。上不能決。畷復上言。宋

威歎曰。朝廷敗。劔狼藉。宜正軍法。早行罷黜。不從。至是

元裕大敗仙芝。殺萬人。擄降散遣者亦萬人。乃罷威。而

以元裕爲招討使。自勉副之。胡氏曰。僖宗諸相。幸有鄭

畷。若專守其策。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東

兵起。漢有中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畷計得行之。巢

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畷獨且奈何哉。唐

亦必亡矣。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

為留後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

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勳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

今天下大亂朝廷既令不行於四方此乃英雄立功

名取富貴之秋也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其子勇

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址不足平也兼以為然會代址

荐饑漕運不繼防禦使段文楚頗減軍士衣米軍士怨

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

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侯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

則生變於是盡忠夜執文楚繫獄克用帥其衆趣雲州

行收兵衆且萬人盡忠送符印請克用為留後而殺文

楚克用遂入府視事表求救命朝廷不許國昌上言請

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

一子以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諾

克用令迎候如常儀二月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

除克用官必令稱愜

黃梅斬之○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

宋汴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王

仙芝餘黨陷洪州○黃巢陷虔吉饒信等州○

夏四月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朝廷以克用據雲中以李國昌為大同節度使以為克

用必無以拒也國昌欲父子并據兩鎮得制書毀之殺

監軍與克用合兵進擊寧武及崑崙軍詔河南貸商旅富人錢穀除

官有差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以空名告身賜之時連歲旱蝗



為第而不稱臣。詔百官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達大體。反因一僧咕囁卑辭誘致其

使。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駢五月。鄭畋盧攜罷。鄭畋

上表與澹等辨。詔諭解之。駢不可。攜怒拂衣起。袂臂視地。以

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儀刑四方。遂皆罷之。以

豆盧瑑崔沆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以囊

繼。禮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

使萬物各得其所。何必如六月。以曹翔為河東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實潯發土團千人戍代州。土團不發。求

優賞。時府庫空竭。潯遣虞候鄧度往慰諭之。給錢三

百。布一端。衆乃定。朝廷以潯為不才。遣曹翔代之。翔至。殊亂者。引兵救忻州。為沙陀所敗。乃還晉陽。閉門守城。

尋以高駢為鎮海節度使。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高駢先在太平

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鎮浙西。秋七月。黃巢寇宣州。入浙東。黃巢寇宣州。觀察使王凝拒之。巢攻城不克。乃九月。李

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九月。李

蔚罷。以鄭從謹同平章事。冬十月。河東昭

義合兵討沙陀。大敗。昭義節度使李鈞戰死。○十二月。黃巢陷福州。○曹師雄寇掠二浙。

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曹昌等將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

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

趣廣南○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謹遣使如南詔

初辛謹遣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死時謹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慶執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繼物故吾子既伴則思徇國能為此行乎謹恨風痺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慶曰士為知己死敢不承命謹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慶至善闡城驃信見之與抗禮使人謂曰貴府驃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何表貢之有雲慶曰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為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脩舊好豈可違祖考之故事乎願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慶甚厚授河東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夏四月朔日食○以王鐸為行營

招討都統

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在朝不足分陞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詔以鐸為荆南

節度使行營都統鐸奏以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以拒黃巢徐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鐸以其世將奏用之。胡氏曰。王鐸憂賊而不治其本。不能已亂。祇以滋之。無已則力為上言宦官擅政。綱紀紊亂。將帥顧望不肯盡力。若其開悟。格去非心。治自內興。秋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曷若奉身而退之為愈也。

九月黃巢陷廣州

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

船實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巢得告身。大怒。詔執政。急攻廣州。陷之。執節度使李迢。使草表。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脫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璠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遣王鐸以兵三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敕王鐸以兵三

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胡氏曰。高駢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則亦崔沆。豆廬。瓌。昧於制勝之道耳。為宰相而不知兵。輕用人。圖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此。司哉。凡人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朝廷不足。稟畏。其冬十月。以高駢為淮。精銳亦自銷。便不復能振矣。

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崔安潛為西川節度

使。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為盜於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足。散逃他境。安潛以蜀兵。務。奏遣將諸陳許諸州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得三

千人戴黃帽。號黃頭軍。又奏乞洪州。鄂。手。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營。蜀兵。由是浸。黃

巢陷潭州。黃巢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

下。抵潭州。李係不敢出。巢攻陷之。黃巢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

將劉漢宏作亂。尚讓進逼江陵。眾號五十萬。江陵兵

衆。趨襄陽。漢宏。大掠北。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

大破黃巢於荆門。黃巢趨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

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最。逆。戰。陽。敗。追。之。伏。發。大。破。之。傳。新。什。七。八。賊。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最。渡。江。追。賊。會。

朝廷除代亦還。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掠饒信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胡氏曰。夫食人之祿。則事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憂。避道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怏怏心。此滅獲下陳之見。爾若巨容盡力殄賊。恩榮立至。為唐勳臣。顧不賢於養賊自封之醜邪。一念不善。縱賊挺禍。它日無辜斃於奄尹之手。非不幸矣。
十一月。王鐸罷。以盧攜同平章事。
初。盧攜嘗為都統。至是。駢將屢破賊。乃復以攜為相。凡王鐸鄭畋所除將帥。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河東

軍亂。殺節度使康傳圭。
傳圭貪重。遣教練使張彥球將兵追沙陀。至百井軍。

變。還殺傳圭。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
二月。殺左拾

遺侯昌業。
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專務遊。實賜無度。田令改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

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筭。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鷄。尤善擊毬。嘗謂

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改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上笑而已。

楊子院為發運使。
從高駢之請也。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胡商貨財之半。駢

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三月。以陳敬瑄為西川

節度使。
崔安潛之鎮許昌也。曰。令改為其兄陳敬瑄。求兵馬使不得。至是。令改見關東羣盜日熾。

陰為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楊師立。王勳。羅元

果。鎮三川。上令四人擊。瑄得第一等。即以為西川節度使。代安潛。師以鄭從讓為河東節度使。立鎮東川。勳鎮興元。

康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鎮之。從諫奏以王
調。劉崇龜。崇魯趙崇為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
之多也。從諫。魏而氣勁。多謀而善斷。將士欲為惡者。
輒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略。本心非欲為亂。獨推首
亂者。殺之。慰諭彥球。委以兵。以高駢為諸道行營都
統。盧攜奏以駢為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
倚高駢。寵遇甚厚。貨賂公行。豆廋瑒無。夏四月。以李
他才附之。崔沆時有啓陳。常為所沮。

琢為蔚朔節度使。○五月。劉漢宏寇宋。充徵諸
道兵討之。○以李順融為樞密使。始降白麻。六月。

黃巢別將陷睦婺州。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
死。張勳急擊之。巢以金幣誘。

且致書請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賊時
義感化。義武等軍皆稱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
當平。不煩諸道兵。悉遣歸之。賊知之。乃告絕。請
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陷兩州。青城妖
人作亂。討平之。陳敬瑄素微。賊報至。蜀人皆驚。莫知
旅。索馬甚急。馬步即納。瞿大夫覺其朔州降。李琢將兵
妄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誅之。朔州降。萬人屯代
州。與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潭都督赫連鐸。共討沙
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眾拒官軍。鐸
遣人說文集歸國。文集執克用將傳文達。黃巢陷宣
與沙陀酋長李友金。降於琢。開門迎官軍。

州。○劉漢宏掠申州。○建宗正少卿李龜年使

南詔與和親。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議
為是。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廋瑒曰。變

數犯邊。天下疲弊。致百姓因為盜賊。皆蠻故也。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犯邊亦可矣。乃詔陳敏璋許其和親。而不稱秋。七月黃巢

渡江。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

萬衆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為大患。驛

以諸道兵已散。張璠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

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

驛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人

情大駭。詔書責驛。驛劉漢宏降。李可舉討李

走連。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

信。皆死。李琢及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

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連。連鞞本鞞

鞞之別部也。居于陰山。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連鞞。使取

之。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

之。無不中。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

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一

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

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連鞞知無留意。乃止。黃

巢渡淮。黃巢之衆號十五萬。副都統曹全晟。以其衆

以侯援軍。而高驛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晟。破之。時詔

諸道發兵屯激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能登

城慰勞。久之。方定。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諸激水。行未

遠。聞之。夜還。襲殺徐卒。遂能殺之。於是激水之兵皆

散。黃巢遂悉衆渡淮。所過冬十月黃巢陷申州入潁

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宋徐克之境○羣盜陷澧州
羣盜陷澧州。後刺史

鎮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

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

之。遂還諸賊。十一月。河中虞候王重榮作亂。詔以

為留後○黃巢陷東都
初黃巢將渡淮。豆盧瑑請

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制其剽掠。不

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

倫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

師大恐。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

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豆

盧瑑崔統請發關內及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

曰。令致陳幸蜀之計。瑑和之。上不懌。令且發兵守潼關。

今致薦張承範等使將兵。以令致為都指揮。置招討

等使。黃巢入東都境。汝鄭把截。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

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

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

迎謁。巢入城。勞問閭里晏然。田令孜奏募坊市數千人

以補。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為蔡州刺史。

史初薛能遣牙將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

赴難。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帥忠武。即

以為。十二月。黃巢入潼關。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

刺史。十二。黃巢入潼關。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

寬名軍籍。厚得粟賜。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

至矣。十二月，承範等至潼關，與克讓軍皆絕糧。黃巢軍
抵關下，不見其際，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士
卒饑甚，遂潰。克讓走入關，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
賊自關左禁院入，夾攻潼關，關上兵潰。王鉉會自殺，承
範變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鈴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
以黃巢為天平節度使。

○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盧攜自殺。

致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攜，貶為賓客分
司，而薦徽、澈為相。攜仰藥死。胡氏曰：元稹、盧攜初年奏
疏，其意謂媚竈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
主。其意謂媚竈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
以利合者利窮，則散。盧攜之事亦可監矣。黃巢入長
安，帝走興元。鳳翔博野，援兵至渭橋，見新軍夜多，過
而交結匪人，耽於爵祿者，猶不為戒也。

入城。令致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
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之知。晡時，賊前鋒
入長安。金吾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於灊上。巢
入城數日，其徒各出大掠，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皆殺
之。范氏曰：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為吏而使民愛
之，比父母，則愛其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
君豈得不危亡乎？○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謂於
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迹巨寇，且幸興元。徵兵
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黃巢僭號
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黃巢僭號
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官，自稱大齊皇帝。
政元，金統，唐官二品以上悉停。四品以下如故。以尚書
為太尉，巢將礪山朱溫也。東渭橋，溫少孤，貧，與兄存昱
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
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豆盧瑑崔沆之女。善與于陰射
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善與于陰射

俱死。賊并殺之。將作監鄭基。庫部郎中鄭係。義不降賊。舉家自殺。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鄭畋還鳳翔。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不能言。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黈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刺血與盟。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招之。皆至。軍勢大振。巢遣人齎詔召畋。畋斬之。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以張濟為兵部郎中。初楊復恭薦鮑士張濟。拜太常博士。黃巢

逼潼關。濟避亂高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濟教臣。上召濟。拜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使王勣存

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黃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黃

巢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

遂入援。巢遣使調發河中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始吾屈節以紓患。今調發不已。亡無日矣。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王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勣存結盟。引兵營於

北渭

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

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

中和元年春正月。帝幸成都。幸成都。田令孜亦勸

上上以蕭遘同平章事○以樂朋龜為翰林學

士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

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

濬先亦拜令孜至是令孜召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

之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

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於

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胡氏曰張濬才氣

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責王敬武效

忠順於朝廷其與庸人遠矣卒之功名不立者急於自

售行事反覆故也使其抑制欲心克忍私憤豈不以其

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君子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

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 二月以王鐸同平章

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數哉 路相望駢終不出兵

事○加高駢東面都統上遣使趣駢討黃巢道三

月朱温陷鄧州○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

統詔以畋為都統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

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黃

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擊敗之黃巢遣尚讓帥衆

司馬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陳於高岡賊以畋

書生輕之鼓行而前伏發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

級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沙陀李友金入援至

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乃俱還代州募兵得三萬人皆北

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橫積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

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

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

不足平也景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

五百騎迎之克用帥達鞞諸部萬人赴之鄭畋傳檄

鄭畋傳檄

天下合兵討賊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

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畋乃傳

檄天下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

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而諸道并四夷貢獻行在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賞賜不

乏士卒欣悅夏四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

都統程宗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是時唐弘

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

武功鄭畋屯盤座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黃巢帥

衆東走程宗楚先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

賊民譟呼出迎爭以瓦礫擊賊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

帛焚棗賊露宿霸上詞知官軍不整還襲之大戰長安

中宗楚弘夫死軍士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巢

復入長安縱兵屠殺流血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

成川謂之洗城諸軍皆退屯東塘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城邑將空之

通鑑卷之

二

八萬舟二千艘出屯東塘諸將數

請行期駢託風濤爲阻竟不發

忠武監軍楊復光

克鄧州黃巢之陷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

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

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請之酒酣岌

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

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

曰吾不能獨拒戰故親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

耳因歷酒爲盟分軍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趙晏公晉

曠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復光帥之

以擊朱溫賊六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

之遂克鄧州

六月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

如故○李克用陷忻代州李克用勝河東稱奉詔將兵討黃巢令兵頓還

鄭從謹開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日不發縱沙陀剽掠城中大駭尋引兵還陷忻代留居代州秋七

月以韋昭度同平章事○西川黃頭軍作亂討

平之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夜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頗有怨言令孜宴土客都頭以

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受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賜懸殊頗有缺望

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

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孜奉天子命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夜突圍

出奔高駢於廣陵殺左拾遺孟昭圖上日夕專與

天下事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治安之代

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

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以下悉為賊所屠前夕黃頭軍

亂陛下亦不召宰相朝臣至今未知聖躬安否夫天下

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比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

之天子非比司之天子此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

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

復之期尚勞宸慮疏入令孜并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

司尸遣人沈於墓願津聞者氣塞范氏曰自信宗播越

幾於亡矣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

或大如杯椀○感化牙將時溥殺節度使支詳

其君不能用也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故國家

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吝隔使言者八月星交流如織

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豈不殆哉

詔以溥為留後

支詳遣時溥陳璠將兵入關討黃巢。二人皆詳所獎拔也。至東都。璠得詳

命還師。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甚厚。溥說

詳曰。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

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衆五百。盜據

本州。月餘。復陷光州。有衆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

潮為軍正。南詔上表款附。九月。高駢罷兵還府。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實。及討

壞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入援。寶治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幕客或曰。高公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

入援。未必非圖我也。會駢使人約寶。而會瓜洲。譚軍

實辭疾不往。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部屬起

之。駢上表託以寶將為後患。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

心。但欲樓雉。以董昌為杭州刺史。高駢召董昌至

廣陵。錢鏐說昌曰。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去之。昌從之。自冬十月。鳳翔

石鏡引兵入據杭州。周寶表為杭州刺史。冬十月。鳳翔

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李昌言將

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言因激怒其衆。引軍還

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行軍苟能戡兵。變人為國。誠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詔以

畋為太子少傅分司。昌言為鳳翔節度使。詔曰。人固



裴澈罷○十二月武陵蠻雷滿等寇陷朗衙澧

州

寅壬

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王鐸以高駢無

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于再三上許之以鐸充都統罷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鐸碎產

安潛為副都統以周岌王重榮為司馬諸葛夔康實為先鋒使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為京城三面都

統以勳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二月朱温據同州○以鄭畋為

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李克用寇蔚州○邛州

牙官阡能作亂陳敬瑄遣兵討之敬瑄多遣人歷

將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而實無

罪也捕盜使楊遷誘而執之求功敬瑄不之問釘於西城煎油發之備極慘酷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亡

命遷復誘之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寃發憤為盜踰月衆至萬人橫行邛雅所過塗地蜀中盜賊競起州縣不能

制敬瑄遣楊行遷將兵數千人討之夏四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涇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定難屯渭橋忠武屯武

功官軍四集巢勢日蹙五月加高駢侍中罷鹽鐵

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復解利權據秩大義上表自訴

駢駢補以軍職頗言公私利病駢信任之妖黨亡命



通鑑纂要

三

權。授以計去。駢舊將梁纘等。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其盡感駢。殷說駢。風生。駢以為神。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曰。宰相有遣劍客來刺公者。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用之曰。張先生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乃使駢衣婦人服。潛於他室。而代居駢寢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血灑於庭宇。如格鬪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駢泣謝之。用之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請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瓦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鸞時。著羽服。跨之。用之常厚賂駢。左使伺駢動靜。共為欺罔。駢不之寤。少有異議者。輒為所陷。死不旋踵。奪人資財。掠人婦女。所破滅者數百家。公私大小之事。皆取決焉。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郡。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應人繼其姦謀。乃言於駢曰。

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戒。拜起纒意。已復引出。由六是用之得專行。慮福無所忌。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六月

蜀中羣盜應旣能官軍與戰大敗

羅夫子韓求各聚衆數千以應旣能官軍與之戰不利。不獲罪多。執村民為俘。日數十百人。敬壇不同。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婦人。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秋七月。以

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王仙芝寇掠江西。高安人鍾傳。傳傳之。詔即以高刺史。至是又

全訊。復據之。遣其弟仔偁。據信州。劉漢宏寇杭州。董昌擊破之。

宏既降。以為浙東觀察使。漢宏遣弟漢賓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奔浙西。董昌遣兵馬使錢錕拒之。錕在江大破之。九月。朱溫以華州降。王鐸以為同華節度使。朱溫見華兵勢日盛。冬十月。賊帥韓秀昇廢行

從斷峽江路。○以朱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以王敬武為平盧留後。諸道兵皆

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為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鐸見而責之曰。公為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

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賊虜虜耳。公等推戴黃巢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師。而

人爭將士。曾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而雨。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趣河中。黃巢兵勢尚

盛。楊復光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疆。兵素有徇國之志。所以不來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若以朝旨諭鄭公

而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

書召克用。論鄭從讓。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不敢入太原境。獨以數百騎過陳敬瑄。遣押牙高仁

厚討阡能等。平之。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

請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能之謀者。仁厚

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某父母妻子。而曰。汝

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汝

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

止

止



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法汝一家。汝為我請。若
 云僕射。閱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故使尚書殺汝。若
 汝兵。迎降。當書汝皆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
 所。能。羅。澤。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謀。曰。此。皆。百
 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
 引。兵。發。至。雙。流。周。視。整。擱。怒。曰。重。復。宰。宰。如。此。宜。其。可
 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之。監。軍。力。救。得。免。命。志
 平。暨。檄。留。兵。五。百。守。之。財。伏。兵。千。人。於。野。橋。等。以。處。官
 軍。仁。厚。謂。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
 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言。其。皆。使。歸
 寨。中。餘。眾。等。出。降。渾。擊。走。其。眾。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
 曰。不。欲。即。遣。沒。歸。為。前。塗。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疑。將
 汝。曹。為。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擊。旗
 幟。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澤
 擊。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遠。如。我。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
 矣。至。穿。以。刺。澤。廷。貢。寨。中。皆。爭。出。降。執。白。胡。僧。所。降。眾

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眾。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
 至。能。欲。出。兵。眾。皆。不。應。明。旦。諸。寨。呼。譟。爭。出。羅。夫。子。自
 到。眾。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
 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
 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
 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
 六。日。五。賊。皆。平。敬。瑄。梟。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澤。擊。句。胡
 僧。而。為。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中。第。歸。於。能
 為。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敬。瑄。勝
 叩。州。賊。黨。皆。釋。不。問。不。幾。叩。州。刺。史。唐。溪。對。曰。公。已。勝。勿
 行。全。家。請。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勝。勿
 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
 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
 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瓦。敬。瑄
 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一。何。憂。死。他。日。行。全。密。餉。溪。金。百。兩
 溪。怒。曰。此。乃。太。師。仁。一。何。預。吾。事。汝。乃。僕。禍。相。餉。乎。還

其金斥逐使去。胡氏曰：唐漢明足以照姦，智足以守信。廉足以裨身，若使處敵境之位，所能韓秀昇揚師立之。禍無從而起矣。由此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漢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闕。良有以也。

十一月，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曰：「鷓軍至矣。」當避其鋒。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

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揆，巢之弟也。以王鐸為

義成節度使。田令孜欲帥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

鐸兵柄，以田令孜為十二衛觀軍容使。令

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請加賞，故有是命。魏博節度

使韓簡寇鄆州及沂陽，其將樂行達殺之。詔以

為留後。賜名彥禎。以王鈗為成德留後。○三月，李克

用圍華州，黃巢遣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巢

數敗，食復盡，陰為遁計。益兵三萬，搤藍田道，遣尚讓救

華州。李克用及王重榮引兵逆戰，破之。克用進軍渭橋。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以楊行愬為廬州

刺史。淮南押牙楊行慝、勇、敢，屢有戰功，高駢以為押牙

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事弟

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慝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李

車馬將為夏四月陳昭瑄遣高仁厚討峽路羣盜平

之賊初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為所敗江淮貢

為行軍司馬將兵二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

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葺部伍乃召耆老詢以

山川蹊徑及賊寨之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

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

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

應潛遣勇士千人以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盡仁

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

仁厚遣兵於安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

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天下無

復公道紐解網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机上之肉惟所

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

復長安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

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

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

克用同平章事斬巢相崔瑒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

最少而兵勢最彊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

權降之合兵圍陳州

蔡州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

於巢初陳州刺史趙犖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

陳其衝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

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

分將之楷果移兵擊陳犖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殺

獲殆盡擒楷斬之巢聞之怒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

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犖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陝州

號為勁兵。况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置春磨寨。以劉謙為封

州刺史。初。上蔡劉謙為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之。妻以兄女。謙屢擊盜有功。故有是命。秋

七月。以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汴宋荐饑。驛軍難制。外有大敵。衆

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復

懷慨喜忠義。善撫士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忌復光。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

兄樞密使復恭。為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鄭畋罷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

為太子太保。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為判官。吳圓求郎官。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

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下。固爭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

此。畋扈從過。以裴澈同平章事。冬十月。李克用

取潞州。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募主帥。欲遷治所於邢州。潞人不悅。潛乞師於

李克用。克用遣李克脩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以宗

女妻南詔。十二月。忠武大將鹿晏弘據興元。

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勢云西赴行在。至興元。遂逐節度使牛勗。自稱留後。時溥

殺其判官李凝古。溥因食中毒。疑判官李凝古殺之。時凝古父損為散騎常侍在成。都

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其賂。令御史臺鞠之。蕭遠奏曰。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父損相別數年。安得誣



以同謀。溥恃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時令致專權。羣臣莫敢逆視。惟何屢與爭辨。朱全忠據亳州。趙犖求救於鄰道。朱全忠朝廷倚之。遂入亳。州據之。

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三月。

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詔

之曰。成功而還。當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怒。令致恐其為亂。微為右僕射。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舉兵進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十罪。自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厚討之。夏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黃

巢退走。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於李

三百日。趙犖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京周會計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康。按之。巢聞之。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

破之。尚讓帥衆降。巢收餘衆奔兗州。五月。大

巢營為水所漂。且聞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趨汴州。至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之。及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巢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克用遣至兗。旬。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以糧盡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衆與服器符印。得所掠男女萬餘人。皆縱遣之。李克用

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

上源驛就置酒甚茶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
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
車騫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勳
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區赫下以
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
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勳扶克用帥左右數人
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敬思為後拒
戰死克用總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
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
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
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
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
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
楊彥洪為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乃還晉陽

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
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信烈無姓克用擇軍中驍勇
者皆養為子張存信孫存進王存賢安存孝皆以養子
冒姓李氏胡氏曰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親殺其危困
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殷勤伸
謝悃爾而克用不謹於禮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
全忠失矣克用亦豈為得乎得免之後宜以書與全忠
引咎脩好勸以勤王則善矣乃不省已失力校犯者擊
兵至死志不
克用惜哉
高仁厚敗東川兵於鹿頭關進圍梓

州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
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備圍之則彼
圍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動兵掩擊城先
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眾走諸寨圍之皆走仁厚圍
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為兩翼伏道左右
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

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
官張韶論之曰：爾速遣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
論之曰：僕射幸不知汝曹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
韶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
詰旦，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昨夜關副使走至張把
有諸對曰：昨日聞賊攻中軍，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
審其虛，復還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討賊，
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發
關。今副使既先走，又為欺罔，當如何？茂言拱手曰：當
死。仁厚曰：然命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關下。鄭
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
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







